

開放文學 - 歷代筆記 - 夷堅甲志 卷第十四

開源宮主 劉允、字厚中，潮州海陽人。登紹興四年進士第，宣和甲辰，除知循州。命下遽乞致仕，會朝廷以復燕雲肆赦，雖已告老，並許復從宦。劉獨不起，而出入閭里，飲食起居，了無衰相。親舊交口勸勉，確然不回。明年春，丁母憂，感疾，正晝忽起，呼其子昉曰：「有詔授我奎文殿學士。」昉聽未審，復質之，劉挽其手，書奎文二字，曰：「須為作札子辭，不獲命，則具謝表。」又數日，復言天官已除他人，吾免矣。家人喜相賀，遂浸安。然絕不茹葷，至四月一日，又曰：「吾比得開源宮主，蓋仙官之最清要者，吾甚樂之。」家人曰：「豈其夢邪？」曰：「非也。適有人報甚明，非久去矣。」即索紙筆疏數事，大抵以喪葬過度為戒。又三日，整衣起坐，呼二子昉、景，告以從治命，中夜而卒。前數夕，鄉人李正甫、夢謁劉，見吏卒盈門，雲來迎新君。其鄰許氏婦，亦夢所居巷陌間，幡幢寶蓋，飛揚雜沓，頃之，劉冉冉從導者而去。既卒數日，肌體柔滑如生，四肢皆可伸屈。時方蒸暑，而色不少變。劉少時，當元祐丙寅中秋之夕，夢游一洞府，見塑像道裝，青娥在旁指曰：「此公前身也。」既寤作八詩以紀之。至是頗應雲，其詩曰：「銀築層台玉砌成，五雲深映百花明。獸環響徹重門啟，無限青娥喜笑迎。一青鬟前引度回廊，簾捲雲間舊院堂。鬆桂滿庭龜鶴在，儼然豐觀道家裝。」二徐入東堂百步餘，虛堂猶記舊來居，牕紗掩映瓊簽軸，盡是當時讀遍書。三瞳曠瑞日照觚稜，溶曳祥煙遠棟甍。鬆檜雅知人趣尚，風來偏作步虛聲。四側金壇畔，蛇鬆老，瑩玉池邊綏鵠長。吟折紫芝香滿手，數聲鳴鳳在修篁。五獸爐煙和百花香，玉葉瓊枝倚兩旁。一曲雲和鸞鶴舞，勸人爭捧九霞觴。六雲母屏間看舊題，醉吟阿母碧桃枝。群仙指點未題處，更乞凌虛白鶴詞。七步出朱宮，日漸移。青鬟羅拜問歸期，塵緣若斷人間世。看取蟠桃正熟時，八潮人陳安國嘗敘其事。昉後更名旦，仕至太常少卿。紹興庚午，終於直龍圖閣知潭州。景嘗知台州。

漳民娶山鬼

建州人范周翰，為漳州司理參軍。郡近村民有以負薪為業而無妻者，久之得一婦人，遂與歸，以二籠自隨。其家皆喜，唯民妹獨見婦一足，不敢言。至夜同寢，日高不啟門，父母壞壁以入，但白骨在床，發其籠，皆瓦石及紙錢耳。蓋山魈類也。

王刊試卷

梁山軍人王刊，字夢錫，初名某。嘗夢至大官府，見巨牌揭於壁間，有王刊二字，遂更今名。已而預貢，崇寧五年赴省白晝遇黃衣卒於通衢，持試卷三通與之。刊愧謝，但有三百錢以勞之。曰：「我若及第，當厚報汝。」其人唯唯而去。遂以所得卷子入試。其年登科，竟不知為何人也。刊官至朝奉待。

楊暉入陰府

紹興二十二年，虔卒齊述叛，未撲滅間，吉州吉水縣民楊暉，夢追入陰府，見數百人身披三木係庭下，主者責暉曰：「汝何敢與齊述為亂？」暉曰：「暉乃吉水村民，與述了無干涉。」主者曰：「然則誤矣。」即遣還。

吳仲弓

鄭州人吳仲弓，建炎末，知桂陽監。時湖湘多盜，仲弓一切繩以重法，入獄者多死。及得疾，繞項皆生癰疽，久之瘡潰，喉管皆見，如受斬刑者。一日命家人作烝鴨欲食，未及而死。死之二日，司理院推吏忽自語曰：「官追我證吳知郡公事。」即死。時衡州人劉式為司理，親見之。

芭蕉上鬼

紹興初，連南夫帥廣東，曹紳以宣義郎攝機宜，連公前後所殺海寇不可計，或同日誅一二百人。曹皆手處其事，不暇細問也。以是論功，遷官至朝奉大夫。後為廣倅，公宇在淨慧寺，到官未幾而病。每吏卒衙時，其家婢使咸聞寺後芭蕉林間有人聲，或見人坐葉上，見群婢亦不驚。婢問何人，曰：「來從通判索命。」我輩二十六人，分四道尋覓，今我六人先至此。曹聞之懼，力禱之，許以水陸醮設，皆不應。曰：「但相從去可。」曹竟死，未死前，一妾生子，遍體皆長毛，瘞之山下，經三日發視，猶不死，甚怪其事。蓋冤鬼所托雲。五事皆張可久說。

董氏禱羅漢

鄉人董燿彥明，三十餘歲未有子。與其妻自番陽偕詣廬山圓通寺，以茶供羅帽五百頂以求嗣。董躬攜瓶渝茶，至第一百二十四尊者，茶方點罷，盞已空。董禱曰：「豈尊者有意應緣乎？」當以真珠莊嚴一帽以獻。既歸，經旬月，妻手自裁帽，命族人董道士持以往。道士回，董有侍妾先見之，迎問曰：「道士歸邪？」是月妾有身，未誕之前，家人數夢一僧頂帽，往來室中，凡十有二月而生一子，才逾月，間聞人誦經聲，雖正啼哭必止。董為日誦金剛經一卷，已而每聞經必欲前，如傾聽之狀。既過百啐，董偶問之曰：「汝酷愛此，豈前世曾誦乎？」兒急張目，作老人聲曰：「我曾念來。」董驚愕，再問之，遂不答。自是不甚食乳，既而有疾，將死，兩目數開闔，如不忍去者。董拊之曰：「汝既方外人，去留皆任意自在，要行即行，何須爾。」即閉目，捫其體已冷矣。其生正一百二十四日雲。董說。

王夫人

獻穆大主之孫李振妻王夫人，嫁十餘年無子。嘗晚步家園，彷彿見一黃鳥，飛舞樹間，戲逐之，即沒於地，疑其異，亟呼童廝土視之，得黃金一塊如斗大。王祝曰：「此天賜妾也。」雖然，闇昧之物，妾不敢當，但願得一子耳。遂歸，明日試再發之，已空矣。是月有孕，生子曰景直。崇寧末，仕至工部侍郎。景直從弟景通說。

舒民殺四虎

紹興二十五年，吳傅朋說除守安豐軍，自番陽遣一卒往呼吏士，行至舒州境，見村民穰穰，十百相聚，因弛擔觀之。其人曰：「吾村有婦人，為虎銜去，其夫不勝憤，獨攜刀往探虎穴，移時不反。今謀往救也。久之民負死妻歸，雲初尋跡至穴，虎牝牡皆不在。有二子戲岩竇下，即殺之，而隱其中以俟。少頃望牝者銜一人至，倒身入穴，不知人藏其中也。吾急持尾，斷其一足，虎棄所銜人，蹤跡而竄，徐出視之，果吾妻也。死矣。虎曳足行數十步，墮澗中。吾復入竇伺牡者，俄咆躍而至，亦以尾先入，又如前法殺之。妻冤已報，無憾矣。」乃邀鄰里往視，輿四虎以歸，分烹之。

妙靖煉師

妙靖煉師陳氏，名瓊玉，婺州金華人。年十有七，一日邀兄游四明海中，兄乘舟，而妙靖行水上，閱數日，衣裳不濡。既還，語人曰：「我水中遇婺女星君，相導往蓬萊，始知元是第十三洞主，遂省悟，從此絕食，便能詩詞。及知人間禍福，公卿士庶，日往叩之，戶外屢滿。政和七年，郡守劉安，上部使者盧天驥，王汝明等，聞於朝，召至京師賜對，妙靖煉師對訖，即乞還山。師所居，前面葛仙峰，後枕仙姑壇，獨處一室，邑宰柯庭堅贈詩曰：『絕粒棲神知幾年，閉關終日更翛然。高風默與麻姑契，妙法親從嬰女傳。』功行素超三界外，姓名清徹九重天。憑誰與問西王母，師是金華第幾仙。贈詩者多，師獨喜此篇，師作詩前後無慮數千首。弟昭嘗曰：「詩詞所言，其應如響，何從而知？」師曰：「聲其裡係，即仙官持簿來。五百年過去未來皆知，恐泄天機，姑以風花雪月為詠，而吉凶寓其中，非苟知之。」又且掌之。昨權無常縣尉，管人間生死；後權陰典，管人間六犯事。謂逍官錢王逆不孝奸盜逾濫故殺也。世人冒犯，故多夭厲，不犯者三世中出神仙。近又管月台仙籍，凡士大夫聰明者，皆上籍。若有功行，可作月台仙，大抵勉人以忠孝誠信，至八九十歲，容貌不衰。

張十三公缺

內文缺

蕪湖儲尉

建炎間，太平州寇陸德叛，燒劫居民，殺害官吏，蕪湖尉儲生，竄避不及，為賊黨縛去，德自臨斬之，已脫衣搦坐，德見其頂有毫光三道出現，乃釋之，且令主邑事，付以倉庫，後盜平用此策勦改京官，宣城僧祖勝雲，儲尉每日誦圓覺經一部，觀世音菩薩千聲，率以為常，以故獲果報，得免橫逆。

鶴坑虎

羅源鶴坑村有一嶺，不甚高，上有平巔，居民稱為簷上，田家一婦嘗歸寧，父母過其處，見一虎蹲踞草中，懼不得免，立而呼之曰，班哥，我今省侍耶娘，與爾無冤仇，且速去，虎弭耳竦聽，遽曳尾趨險而行，婦得脫，世謂虎為靈物，不妄傷人，然此婦見鷙獸不怖悸，乃能諭之以理，亦難能也。

蔡主簿治寸白

蔡定夫戲之子康，積苦寸白蟲為孽，醫者使之碾檳榔細末，取石榴根東引者，煎湯調服之，先炙肥豬肉一大犧，置口內，咽咀其津膏，而勿食，雲此蟲惟月三日以前，其頭向上，可用藥攻打，餘日則頭向下，縱有藥皆無益，蟲聞肉香，起咂啖之意，故空群爭赴之，覺胸間如萬箭攻鑽，是其候也，然後飲前藥，蔡悉如其戒，不兩刻，腹中鳴雷，急奏廁，蟲下如傾，命僕以竿挑撥，皆聯成串，幾長數丈，尚蠕蠕能動，舉而拋於溪流，宿患頓愈，此方亦載楊氏集驗中，蔡游臨安，為錢仲本說，欲廣其傳以濟後人云。

許客還債

許元惠卿，樂平士人也，其父夢有烏衣客來，語曰，吾昨貸君錢三百，今以奉還，未及問為何人及何時所負而覺，明日思之，殊不能曉，平常蓄十餘鴨，是日歸，於數外見一黑色者，小童以為他人家物，約出之，鴨盤旋憩於傍，墮一卵乃去，自是歷一月，每日皆然，凡誕三十卵，遂不至，竟不知為誰氏者，計其直恰三百錢。

黃主簿畫眉

黃祝紹先，為鄱陽主簿，慶元二年四月，有偷兒入室，收拾衣衾，分置兩囊，臨欲去，黃氏育畫眉頗馴，解人語，是夜一家熟睡，禽忽躡躅籠中，鳴呼不輟，聞者以為遭貓搏噬，遽起視之盜驚懼，急走，遺一囊，黃亦覺，遣僕追蹤，已失之，一禽之微，懷哺養之恩，而知所報如此，人蓋有愧焉。

潮部鬼

明州兵士沈富，父溺錢塘江死，時富方五六歲，其母保養之，數被疾祟，訪諸巫，皆雲父為厲，母瀝酒禱之，曰，爾死唯一子，吾恃以為命，何數數禍之，有所須，當夢告我，是夕見夢曰，我死為江神所錄，為潮部鬼，每日職推潮，勞苦痛至，須草履並杉板甚急，宜多焚以濟用，年滿方求代脫去矣，母如其言，焚二物與之富自是不復病矣。

建德妖鬼